

铁牛入水佑安澜

□吕樱格

在黄河岸边，有这样一种牛，毅然挺立于渡口夹岸，历经千余年的浪刷风蚀，守护域内之人的五谷丰登，隔绝边疆四伏的狼烟战火，之后又如解甲归田的老将，把半生功名归还给黄土，不忍打扰岸上的生灵，沉睡于泥底完成它一生的使命。

这就是山西省永济市黄河岸边的“黄河铁牛”。据《唐书志》记载，开元时期，“于蒲津关两河岸开东西门，各造铁牛四，及前后铁柱三十六，铁山亦四，夹岸维舟，河梁用成。”唐开元十三年，蒲津关曾修建一座用铁牛拉着的铁索浮桥，铁牛就立在这片淤滩上。铁牛体型硕大，每尊45吨到75吨不等，加之七根铁柱、四尊铁人、两座假山和铁夯墩，足足占去唐朝年均铁产量的五分之四。工匠以黄蜡形塑牛身，将澄泥涂于蜡模外，大火烧制，使泥模烤干并熔化蜡模，而后灌入吨级铁水，待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，铁牛就此成型。铁牛深嵌入地基，通过自身巨大重量与河床摩擦力形成“重力锚”，抵抗着黄河急流对浮桥的横向冲击，彰显了古人的工程建造智慧。五百多年里，铁牛默默承受着黄河水的巨大拉力，却坚若磐石般屹立在黄河两岸。

黄河铁牛的建造智慧锻造在桥梁结构中，更藏在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想象里。《易经》道：“牛象坤，坤为土，土胜水。”古人深谙此道，故云“水患汹涌，以土为屏”，期冀铁牛镇守住汹涌的黄河。铁牛的铸造不只在于使用价值，更关乎一场与自然对话的盛大仪

式——以凝固的土德之形，驯服无常的滔滔巨浪。更巧妙的是，铁牛旁的四尊铁人分别身着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藏族与汉族服饰，汉族服饰又融合西式燕尾服，象征着包容万象的盛唐气度。七根铁柱则代表北斗七星，囊括天寰，包罗宇宙。先民以最坚硬的金属铸造着最柔软的祈愿——愿天地永安，河清海晏。

铁牛投入使用后，八百里秦川的粟米、丝绸、戍卒皆从铁牛托举的浮桥上徙过，送来大唐的繁荣与安澜。看那牛目圆睁，似在诉说家国的乐与愁。它曾护送玄宗西巡的车马跃步浮桥，也曾阻隔安禄山的铁蹄踏碎关隘。黄河水在铁铸的筋骨间咆哮，而铁牛始终沉默，像咬紧牙关的戍卒，将盛唐的气脉牢牢拴在惊涛之上。直至元初战火侵袭，浮桥被毁，留下铁牛独守在荒滩，如同沉默的史官，铭记着两岸昔日的辉煌。又历经百年更迭，转至明朝鼎新，蒲津渡才重现生机。铁牛再次托起桥身，护送着夹岸人民的喜乐悲欢，直至清代黄河改道，铁牛完成了托举的使命，终于湮没于河沙之下。

如今的铁牛被钢架托举于大地，成了供人瞻仰与想象的雕塑。旅人摩挲着冰凉的牛角，却不知这铁牛原是活过的：开元年间的炉火给它筋骨，宋元的洪水塑它沧桑，明清的香灰赐它慈悲。牛蹄深陷处，埋着半部浮沉的中国史——从《春秋》记载的“造舟为梁”，到如今飞架南北的钢筋大桥，牛始终以匍匐之姿，将整条黄河的重量扛在背上。



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盖家沟黄河险工。

□雍坚 左庆

1917年，山东三河防务局撤销，成立山东河务局，并将清末时的官堤、民埝调整为官堤、民埝、遥堤等三类堤防。当时济南河段的官堤：上自原长清县宋家桥起，下至原齐东县田家拐子止，长86.6公里，由官修官守。遥堤上起宋家桥、下至章丘姜庄，长53公里，为第二道防线，民国后期即不再修守。

民国初期，因军阀割据，政局不稳，山东河防工程多年失修。1930年据山东河务局向省政府的报告称：查鲁省河工因工款支绌，历年失修，今又受军事影响，原有枯石埽坝工程均未办理，以致腐朽残破，不堪言状……若河水一涨，危险殆不可言。后经核准拨款，分别将济南上下临河堤防由河务局招商承包，对南岸北店子经盖家沟至章丘胡家岸55公里，北岸齐河南坦至济阳张辛庄两岸堤防进行了培修，计完成土方67万立方米，培修标准高出1921年洪水位1—1.6米，堤顶宽6—8米，临背边坡1:2，截至1934年济南两岸大堤实测堤顶高程为：宋家桥33.30米、杨庄33.10米、泺口镇31.10米、赵庄31.30米、北泺口30.90米、鹊山集31.80米。

险工是堤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防护堤防出险而修建。原为应急而建的“埽坝”，以枯埽为主体，时间一久容易破防。自清末以来，伴随着治河技术的改进，枯埽逐渐向砖石筑坝发展。黄河济南段共有险工15处，除泺口险工在1890年早改石坝外，1932年前，多数险工尚为枯埽或部分石坝、部分枯埽。据记载，1932—1937年间，北店子险工、盖家沟险工、杨庄险工、傅家庄险工、王家梨行险工全部改为石坝，后张庄险工则于此时期全部改为乱石护坦。

除了培修堤坝、加筑险工外，山东河务局当年还就沿黄绿化、围护堤防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。如1930年2月颁布《植树利用章程》《植树奖励章程》《保护堤树章程》；1931年5月，山东河务局训令上下总段、十分段：黄河大堤为防御水患，保障民众生命财产而设。严加禁止沿河居民垦堤种植，勿稍疏懈；1935年，山东河务局转发行政院颁布的“各省堤防造林之大纲”，令沿河各县遵照办理。中游总段南2分段至年底共植树8.92万株。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)

▼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泺口险工。

黄河济南段多处险工改为石坝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jwbfnjzg@qq.com

神韵秘境，黄河之源

□冯骏祺

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
古人间，黄河之水自哪里来？今人问古，你们笔下的黄河自哪里来？

浪漫恣肆诗仙李太白，诗作中也不曾违背自然的规律，滔滔黄河自天而下，自高处而一泻千里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时代变迁物换星移，今日之黄河与昔日之黄河仍是同一条河，又是不同的。溯源黄河，初窥华夏文明之始。

清晨的星宿海上，上百个泉眼吐出的冰霜水雾隐隐连成白色云带，又恰好衔接冰川与天际。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，王之涣不会想到，他随手写下的诗句正在巴颜喀拉山北坡被验证。

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冰川正在融化。当第一滴融水顺着花岗岩的褶皱滑落时，没有人知道它将开启怎样的旅程。无数滴诞生在海拔4800米的水珠，在阳光折射下呈现出星辰的色泽。古人仰望星空时，将银河与黄河互为镜像的浪漫想象，竟在科学考证中显露出惊人的预言性——今日之人通过卫星测绘显示，黄河源区冰川的分布走向，确与夏季银河的星轨遥相呼应。

茶卡盐湖的镜面倒映着千年不变的云影，龙羊峡水库的堤坝铭刻着现代治水的雄心。倘若站在鄂陵湖与

扎陵湖之间的分水岭，便能看到两种赫然不同颜色的水流在此汇聚，就像悠长的、形形色色的文化汇聚于此。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，几千米的巨池干涸，斑驳的山体留下历史的轨迹，整个盆地曾经也是一片汪洋的大海。茶卡盐湖已经不是黄河的主要给水池，但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是不可忽视与磨灭的源头宝藏。那些被现代测绘标记为“卡日曲”“约古宗列曲”的源头支流，在游牧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里，是牦牛角挑开冻土时涌出的乳汁。藏族牧民的经幡在风中书写，浅浅的回旋浪花将古老的文化荡开至远方。

黄河之水奔腾不息，水势如此浩大从何而来？不仅仅是百河千川的汇流和冰原雪盖的融化，黄河一路东行，也吸收了一路的水源和养分。再东到四川省红原县，这片泥泞的大草地，这片沼泽地是古唐克湖的遗迹，蕴含丰富水源，也曾是红军长征时所经过极为凶险的沼泽地。

忽然明白华夏子民对于“源”的执着，自古以来，文人学士不在于考证某处具体坐标，而在确认生命与文明如何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。那些渗入草根的雪水、吹过经幡的褶皱、湖底折射的铜绿，共同构成了比地理源头更辽阔、深邃的精神源头。古老文明的基因正随着风雨变迁、万象更新，融进新时代的黄河源之中。

